

Persepolis 1

我在伊朗长大

面 纱

玛赞·莎塔碧著 马爱农 左涛译



我在伊朗长大



Persepolis 1

我在伊朗长大

面 纱

玛赞·莎塔碧著 马爱农 左涛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伊朗长大. 1, 面纱 / (伊朗) 莎塔碧著; 马爱农,
左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4
书名原文: Persepolis
ISBN 7 - 108 - 02393 - 8

I . 我… II . ①莎… ②马… ③左… III . 漫画 –
作品集 - 伊朗 - 现代 IV . 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1044 号

责任编辑 陈晓 樊燕华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2006 - 04 - 31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4.75
字 数 60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Copyright © 2000 Marjane Satrapi & L'Association.

Translation text in Simplified Chinese ©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ssociation.

The Publisher and the Associate Publisher are joint partners on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s provided through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制作。中文翻译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序 言

公元前2000年，正当埃兰民族 (Elam nation) 在巴比伦 (Babylon) 之旁发展文明的时候，印度和欧洲的侵略者在辽阔的伊朗高原定居下来并为之命名。“伊朗”一词来源于“Ayryana Vaejo”，意思是“雅利安人 (Aryans) 的发源地”。雅利安人是半游牧民，他们的后裔是米堤亚人 (Medes) 和波斯人 (Persians)。公元前7世纪，米堤亚人创建第一个伊朗国家，后被居鲁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摧毁。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建立了后来成为古代最伟大帝国之一的波斯帝国。伊朗以前被称为波斯 (Persia) ——她的希腊文名字——直到1935年，雷扎国王 (Reza Shah)，也就是最后一位伊朗国王的父亲，要求大家称这个国家为伊朗。

伊朗很富裕。由于她的财富及有利的地理位置，很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伊朗经常受外国势力的统治：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西边的阿拉伯邻国、土耳其和蒙古的征服者。

然而波斯语言和文化经受住了这些侵略。侵略者们被这种强有力的文化所同化，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成为了伊朗人。

20世纪，伊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雷扎国王决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西方化，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财源被发现了，那就是石油。随着石油而来的是新一轮侵略。西方国家，尤其是大不列颠，对伊朗经济施加了强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苏联、美国要求雷扎国王跟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德国。但雷扎国王同情德国，宣布伊朗为中立国。于是同盟国侵略并占领了伊朗。雷扎国王被流放了，由他的儿子穆哈默德·雷扎·巴勒维 (Mohammad Reza Pahlave) 继承王位，他被简称为“沙” (Shah)。

1951年，伊朗首相穆哈默德·莫萨德克 (Mohammed Mossadeq) 使石油工业国有化。为了报复，大不列颠发动全面禁止伊朗的石油出口。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组织了一场政变。莫萨德克被推翻了，早年逃往国外的伊朗国王重新回来执政。伊朗国王在位直到1979年，然后为逃避伊斯兰革命离开了伊朗。

从那以后，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作为一个在伊朗度过大半生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属实。正因为此，创作《Persepolis：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我也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在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人可以原谅，但绝不应该忘记。

玛赞·莎塔碧

2002年9月于巴黎



面纱

这是十岁时的我。时值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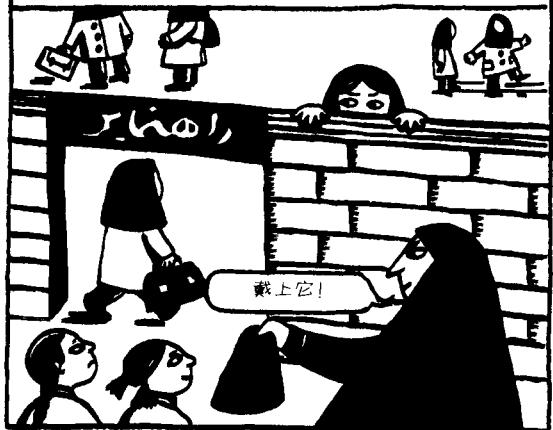
这是一张同班合影。我坐在左侧远端，所以你看不到我。从左至右：高纳兹、乌什德、奈温、明娜。



1979年，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后来被称作“伊斯兰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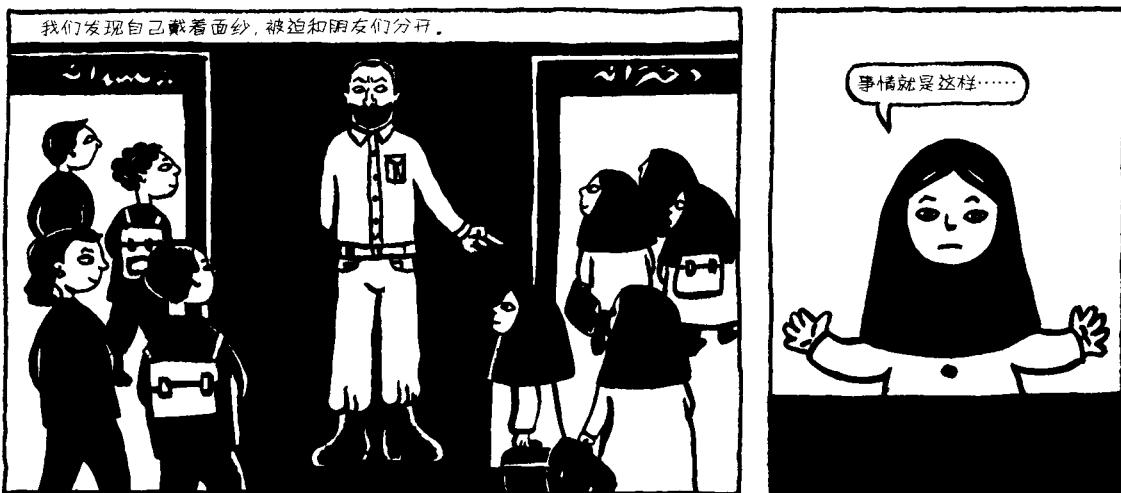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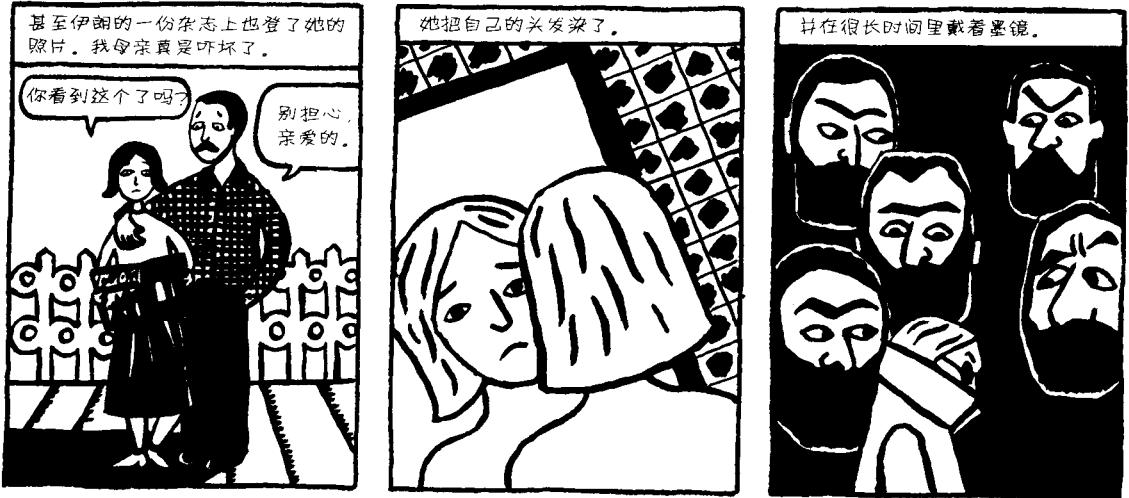
接着1980年到来了：这一年在学校戴面纱成了必须要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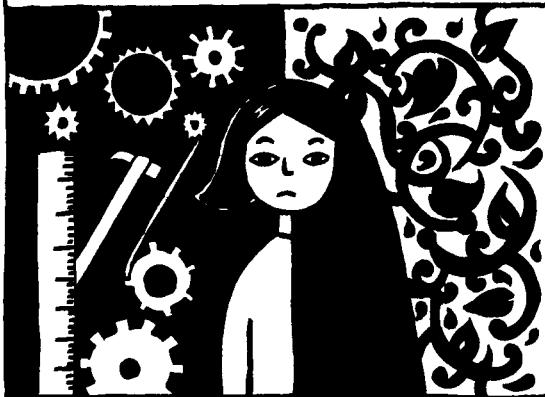
其实我们并不喜欢戴面纱，尤其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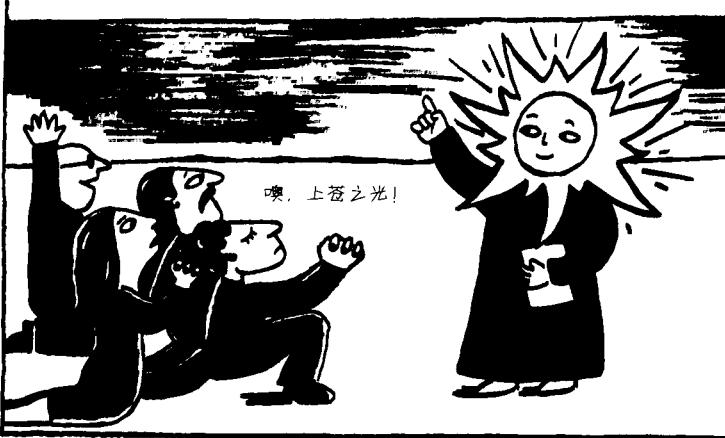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看待面纱。从内心深处来讲，我对宗教十分虔诚，但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生活得十分现代，思想非常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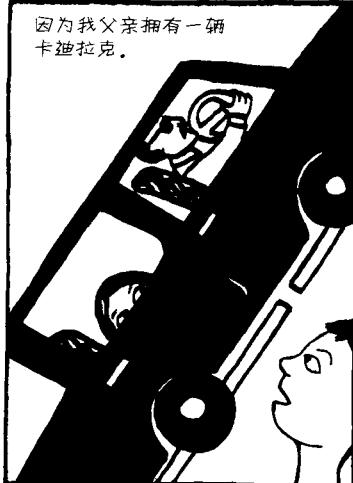
六岁时，我已经确信我是最后的先知。这离革命爆发没有几年。



我想成为一个先知……



因为我父亲拥有一辆卡迪拉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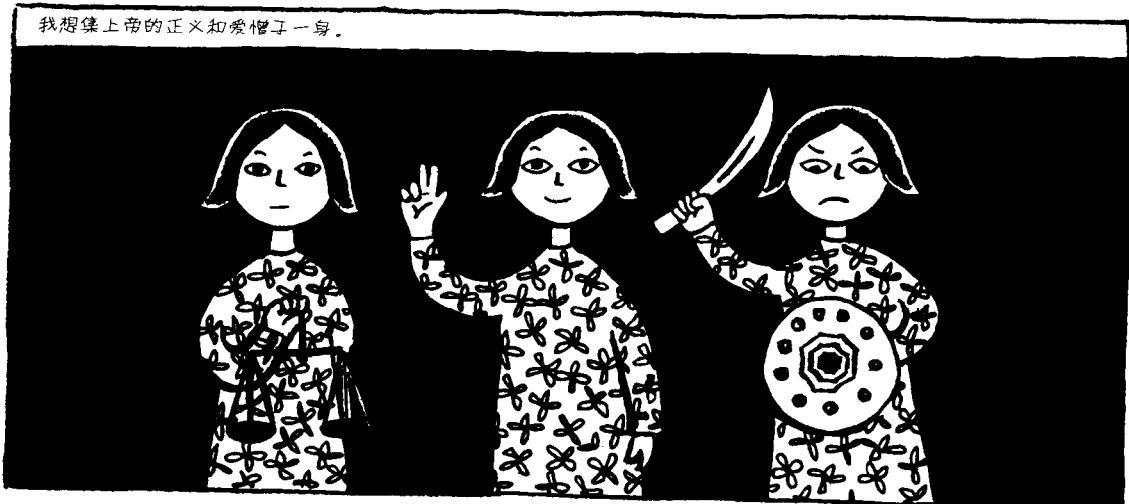


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外婆的膝盖总是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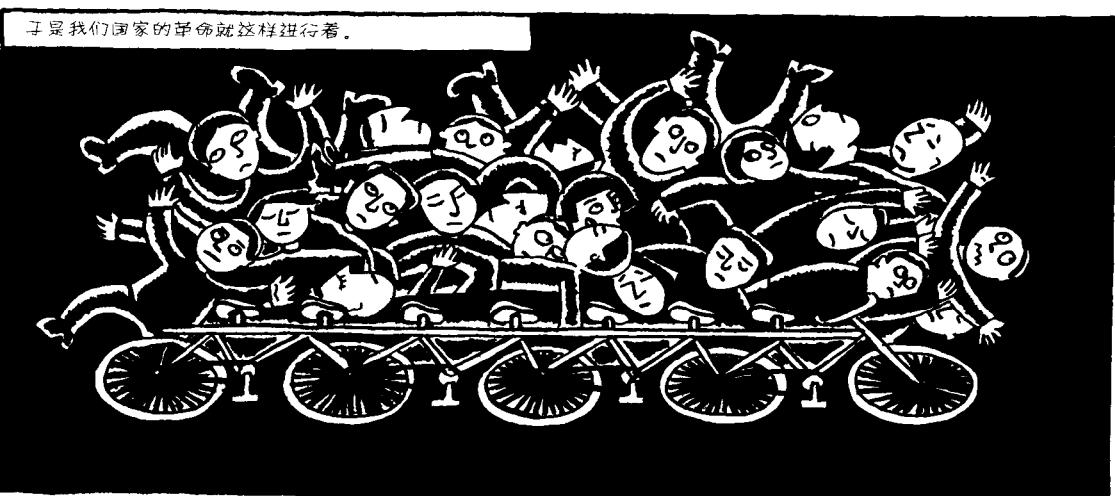








自行车



“经过 2500 年的漫漫长眠，革命终于唤醒了人民。”



正如我父亲说的，“2500 年的暴政和屈辱”。

首先是我们皇帝的压迫。



然后是来自西方的阿拉伯入侵。



接着是来自东方的蒙古铁蹄。



最后是当代帝国主义的占领。



